

「白牌車」的由來

過來人



近日，「白牌車」這個名詞經常在媒體出現，但你可否知道為什麼將非法載

車、人力車爭路，而駕駛汽車的司機為了避免發生意外，要不停響號示意其他道路使用者迴避，但響號時發出的「砵砵」聲卻引來坐慣馬車的紳士們不滿，認為這些噪音影響他們的生活，於是在一九一三年向港英政府提出禁止一切汽車在路面行駛的要求。當然，這項純粹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的要求最終不獲政府接納，卻衍生了一個流行術語——砵砵車，至今仍然流行。

基於香港汽車數量與年俱增，總部設在英國的汽車會（AA會）於一九一八年在港設立分部，取名香港汽車會，為當時的車主提供一切與汽車有關的服務，包括從外國將汽車運來香港和入口手續、拖車、維修等，由於有人代勞，買車的人就越來越多。在一九一八年，路面行駛的汽車已經超過二百輛。

隨着汽車普及，各類型的汽車亦應運而生，當中自然少不了貨車和巴士。為了方便管理，警察部參考英國的做法，將所有汽車展示的車牌編號以顏色區分，當中白底黑字代表私家車，黑底白字代表貨車，而巴士等載客交通工具則統一採用紅底白字，為了方便稱呼，人們便將這三類汽車簡稱為「白牌」、「黑牌」和「紅牌」，即使到了七十年代運輸部門為了加強行車安全，硬性規定所有汽車的車牌必須採用指定的反光物料製造，從此所有車牌都統一為車頭白底黑字和車尾黃底黑字，「白牌車」這個稱呼自然成為不能載客取酬私家車的代名詞。



以往本港的汽車類別以車牌顏色區分

雜物中的珍品

延靜



之前「大公園」刊發了老伴兒言青寫的一篇文章《舊物的歸宿》，其中提到我和女兒的出生

證，沒有細說。今天我想作一點補充。

我本來是不主張家裏多留雜物的，三五年不穿的衣服可以丟棄，看過的書也不一定都要保存，至於各種票證等雜物更沒有保留的必要。而老伴兒正和我相反，專愛留東西，什麼都要留，不肯扔掉。但她又愛整潔，常收拾屋子，因此在家十分勞累。

今年初，我們準備入住燕達養護中心，老伴兒忙了起來，總得把家中的雜物整理一下。恰逢女兒從多倫多回來過年，她算抓住了一個助手。母女兩人忙了整整一天，收拾家中的舊物和雜品，我未參與，也沒放在心上。但她們整理後，把一個小信封放到我面前：「打開看看，裏面有什麼！」

這個小信封，因年代久遠已經發黃，而且有點破舊。我小心翼翼地打開，從中竟取出女兒的出生證和我的出生證，而且還有接生醫生的名字和簽名，我不禁一怔：「都是真的？」

「當然，女兒的出生證我一直保

存，你的出生證是奶奶在彌留之際交給我的。」老伴兒告訴我。

女兒今年已五十四歲，就是說，老伴兒已經保存她的出生證五十四年。

這期間，我們多次搬家，物品雜亂，她一直精心把女兒的出生證保存完好。不僅我看到它一驚，女兒看到也吃驚不小。

至於我的出生證，不得不多說幾句。我是家裏的獨生子，母親在五個子女中，對我特別看重，小時候不讓騎自行車，不讓游泳，生怕發生閃失。對於我的出生證，她一直視作「珍寶」，精心保存，包括出生後繫在我手腕上的小帶子，幾次搬家，從西城搬到東城，從城裏搬到城外，也沒有遺失和損壞。二十年前，當母親病危時，她把我的出生證親手交給老伴兒，並一再叮囑好好保存。算來這件出生證，母親保存了六十多年，老伴兒接過後又保存了二十多年，加起來已經八十四年了。

我還記得，大約二十年前，政府要給獨生子女家庭補助，但必須出示獨生女證，我曾擔心家裏早已找不到，但老伴兒很快就找了出來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細心的可貴。而這次，看到兩件出生證幾十年保存如此完好，對老伴兒細心管理經營家庭，我不能不由衷地嘆服。



上篇聊到日本學生在福岡太宰府裏過成人節，今次說說太宰府天滿宮旁邊的另一個地方「定遠館」。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，香港

鳳凰衛視的《鳳凰大視野》介紹中日甲午海戰及中國艦艇「定遠號」，一下子喚起了我對定遠號的記憶。

在天滿宮正門的南邊，有一座院落式的小房子，粗看，以為是一個普通的日式院落，細看發現，它展現的是一段屈辱的中國史事，我們的腳步沉重起來，駐足觀看。小屋取名「定遠館」，它實在不起眼。館內擺放着從海裏打撈起來的、屬於中國大清時代北洋水師的艦艇「定遠號」的殘骸部件。一百多年前，為了發展海軍力量，清朝北洋艦隊從德國高價買來兩艘軍艦「鎮遠號」和「定遠號」，用作海事防衛。

姊妹艦「鎮遠號」和「定遠號」於一八八〇年由德國建造，是近現代史上，中國海軍的第一級主力艦，被稱為當時的「亞洲頭號巨艦」。「鎮遠號」在甲午戰爭期間被日本海軍虜獲，戰後以戰列艦的身份被編入日本海軍。退



書畫名家鄧芬先生既精繪事，復諳度曲，當年譽滿大江南北，一時無兩。「夢覺紅樓」一曲，為鄧芬所創製，風行滬上粵港，敦坊傳唱。一九二八年，鄧芬

旅滬時，曾在錢大叔所設之新月公司，自撰自唱「遊子驪歌」及「夢覺紅樓」，又曾為音樂大師呂文成撰「花飄零」一曲，傳誦於時。鄧芬當年已經是一位有名的歌唱家，同這一時期的著名唱家有：薛覺先、阮玲玉、何大傻、麗芳、新馬師曾、廖了了、呂文成、尹自重、冼幹珍等。他在上海演唱「夢覺紅樓」的時候，陳融、簡琴齋、王斧等名士為他題詞，他自己也畫了一幅「夢覺紅樓圖」。在他歌唱自製「夢覺紅樓」曲時，曾寫了幾首詩，讀之使人蕩氣回腸，他不獨以畫名於世，詩詞亦稱譽於文壇，其詩云：「今夢方知昨夢非，夢醒還似夢迷時，平生不識相思味，欲解閒愁合費詞。曾唱驪歌入教坊，當時情味最難忘，去年又製飄零曲，花事闌珊長樂鄉。」（記長樂院妓花飄零事曲附呂文成留聲）

「香塵一去換年華，冷夢驚回隔謝家，身是浮雲心是水，那堪賞識到閒花。無端裁曲度秋宵，雁影沉沉雪易消，料得旗亭重畫壁，門前楊柳不成條。」余所製曲伶伎爭傳，惜意境無多，筆墨乾澀，安得黃河遠上，句以解旗亭之嘲耳，戲為新月主人歌自製夢覺紅樓曲並題，曼殊芬。」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徐柳仙獻藝於港澳歌壇，鄧芬授以夢覺紅樓一闕，柳仙聰慧而歌喉婉轉爽朗，盡得腔韻之妙，出唱歌壇，瘋魔不少曲迷。

此曲曲詞典雅脫俗，情文並茂，風流蘊藉，堪稱為百年來粵曲的第一首。

二〇〇九年己丑初冬，著名書畫家及文化人談錫永先生嘗題跋鄧芬繪製《夢覺紅樓圖》云：「芬傳紅樓夢覺初，新腔乍譜便成歌，八十年來猶似夢，不堪人夢兩蹉跎。此幅為曇殊翁畫夢覺紅樓圖，距今已八十年，追思前輩風流，不勝嚮往。」

除了有鄧芬自唱及徐柳仙主唱版本存世外，近年羅家英先生亦有唱錄，茲附曲詞，以供同好者細心欣賞玩味。

《夢覺紅樓》

（二王首板）霜鐘破曉侵帳。（二王慢板）一枕香銷，重簾影隔，昨宵無奈，娟娟

歸來兮「定遠號」

小冰

役後，中國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向日本提出歸還艦隻遺物，幾經折騰，「鎮遠號」的遺物陸續運回中國保存。

「定遠號」在服役十年之後，於一八九五年被日軍攻擊受傷擱置。為了防止被日軍捕獲，中方將「定遠號」自沉大海。甲午戰爭結束後，太宰府天滿宮的神職人員兼眾議院議員小野隆助，寫信給上司要求打撈「定遠號」，並獲許可。打撈起來的「定遠號」部件被送至太宰府存放，建立「定遠館」。後來的定遠館成了天滿宮的職員宿舍。「定遠號」，它的命運就更坎坷。

據載，定遠艦的排水量七千四百噸，艦長九十四點五米，是北洋水師的旗艦，也是當時東亞地區最強大的戰艦。此後很長一段時間，中國海軍都沒有過如此噸位的主力戰艦。

修築「定遠館」的主要木材，來自艦上拆下的艙壁和甲板，那是中國當時擁有的最好的非洲柚木和德國橡木。百多年後的今天，那些沒有經過漆飾的材料，看上去依然很好。站在館內館外，我們的眼睛裏腦子裏一直是定遠艦的影子。大門是用「定遠號」的艙壁裝甲板製成的；被炮彈打穿的地方依舊猙獰；館內窗框

上的支撐樑，是「定遠號」的兩根桅杆橫桁，頭部還套着軍艦上的繫纜樁；鋼製的護壁是定遠艦的船底板，上面還帶着海邊岩石上的藤壺痕跡。

「定遠號」的鐵板門，至今仍然靜靜地停在那裏；艦上密密麻麻的釘孔，顯示了歷史的痕跡。那是中國的國家文物，我們是中國人，外子是中國古代史學者，大家歡歡喜喜、滿腔熱忱地尋訪異國文化，千里迢迢、山高路遠地從香港來到日本，竟跳出一樁自己國家的心酸史，心中是另一番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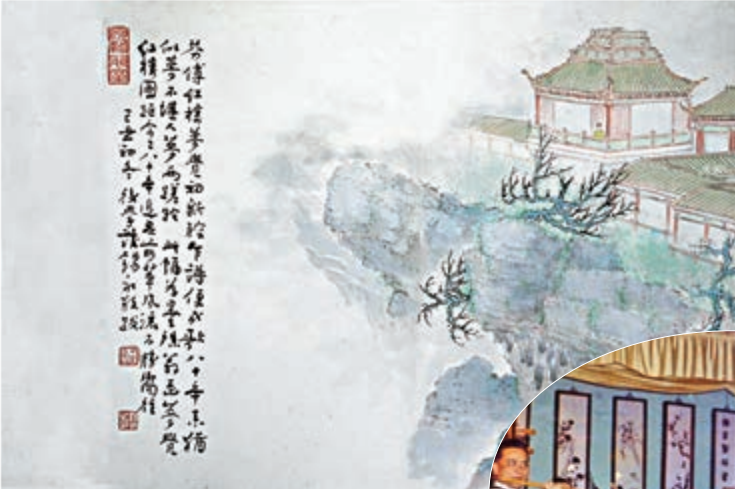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那裏的中國人個個都心情沉重，至今想起這事兒，我心中還罩着一團陰影。「鎮遠號」經談判都能回家，「定遠號」為什麼不能？它還能回家嗎？啥時姊妹團聚？怎樣聚？據說甲午戰爭前，日本國內流行的兒童遊戲就是「打沉定遠號」。「定遠號」太不幸了！

戰爭年代久遠了，「定遠號」的殘骸還在異國他鄉。參觀期間我們沒有心情說話，離開「定遠館」時，外子不斷回望，他一定是在思考，每天看着來來往往的家裏人中國人，是一種什麼情懷呢？它的靈魂是怎樣的孤寂呢？雖然百多年了，史事不可以否認，「定遠號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。何時歸來兮，「定遠號」。

天女維摩成絕唱 紅樓夢覺曲韻存

——記鄧芬撰曲

劉季



◀談錫永題鄧芬繪「夢覺紅樓圖」作者供圖

▼鄧芬唱自撰《夢覺紅樓》作者供圖



明月窺人猶在東牆。念前期，銀燭夜深，畫屏秋冷，客館添惆悵。鶯鶯獨宿何曾慣，人生如寄，溫柔不住，住何鄉。新月知情，西風有約，且駐雲駟，時見雙星渡河漢，雨洗香車，人歸繡閣，豈能無意酬烏鵲，惟聞蛛絲有幾長。瞬中元，盂蘭會，香煙縹緲梵音起，萬盞蓮花齊放，更是撩人幽恨，聽吸盡孤雁咽寒霖。門媚媚，人月圓時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。

桂魄初生，輕羅已薄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請盤鴛，嘲嚙馬，改換六朝宮樣，舞仙衣，詠霓裳，半拈裙帶好結連理雙雙。鶯鶯新歡，歡香欲斷，一曲合歡誰唱。東鄰把酒黃昏後，嘆滿城風雨又過重陽。（鳳凰台小曲）月圓花好，卿我壽無量，唯願鰥鰥鵲鵲雙雙。（二流）地久天長，趁良宵齊舉觴，曾對黃花醉一場，檢點酒痕零落青襟上。任教樓上花枝探問燕子笑煞王昌。蕉鹿由來同幻想，卻倩痴人傳語報丁娘。

一九六四年鄧氏辭世前夕，曾撰「天女維摩總解禪」一曲。此曲為感舊言愁，談禪論悟之作。此乃鄧芬最後遺作，期待藝苑有心人士，能為此曲度工尺，將來可以完成歌唱，令幾許願曲周郎，能夠再聆芬傳作品。

附《天女維摩總解禪》曲詞（梵白）祇園法雨濕群芳，並蒂芙蓉影亦香，現到曇花一彈指，歌殘貝葉九迴腸。（幫子慢板芙蓉腔）小蕊蕊尼，身本綠窗碧玉，寤生鶯母，故態覓不諱，襪負寄蒲盧，離巢同乳燕，效童真修道，掌珠長此投入禪房。

到誓齡，知道有人間世，每念家園，日夕登樓瞻望。杜宇喚山前，鵲鴣啼樹下，但見池生青草，泥落空樑。

及笄年，明鏡台前惜鬢髮，意蕊心花正

待陽春發放，美景良辰自等閒，蜜蜂蝴蝶生情性。嘆息菩提蘭若，早作風月平章。

檀越中，多現宰官身，布施加持自顯神通無量。到頭來，都似波旬佛子，誰作護法金剛？（尖序轉中板）

究有小書生，慧質靈根，具足莊嚴妙相。攬鏡誇徐，窺牆聽宋，生長城南杜韋，門第金張。

他心通，眉語目成，奈夙命無根，因緣有障，欲乞楊枝一點真甘露，又怕如來舌廣長。

坐枯禪，走火入魔，諱想非非成妄。春夢無痕，覺來我我，聽塔鈴私語，卧對殘燈，明滅影幢幢。（入何尺慢板）摩登迦，顛倒阿難，七聲亂真，大抵未堅回向。仗世尊，告文殊施以無生法忍，乃得承佛成光。魚玄機，絕世聰明，祇為愛別離怨憎會，遂捨身卒兩。所謂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。畢竟自尋煩惱。留作異代雌黃。陳妙常，痴貪文字造因，可惜倚語生春，凡思蕩漾。

泣落花，怨啼鳥。抱得離愁如水。深秋江。悔我廿年相憶雲泥。辜負深情一往。（二流）事成煙，心匪石。數生蒲團樂靜。永念無常。四大本空。何物地水火風人天龍象。金爐低首撥寒灰。惟願彌陀垂手鑒我一瓣心香。十二因緣。亦屬三生魔障。火坑何處現清涼（梵腔）稽首南無佛法僧，信口皈依三唱。（接萬德團融第二段收）雨花動地空中墮。參禮毗盧大法王。（以三、五、七搖鼓作尾聲）

活在詩歌裏的男孩

徐海娜



「春天來了／我去小溪邊砸冰／把春天砸得頭破血流／直淌眼淚／到了花開的時候／它就那些事兒忘了／真正原諒了我。」這首小詩裏調皮的男孩兒叫「鐵頭」，這是他八歲時寫的詩。

人們總是喜歡把「詩歌」和「遠方」聯繫起來，代表了夢幻一樣美好卻遙遠的東西，可是鐵頭卻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統統變成了筆下的詩句，例如他這樣寫做菜：「菜在鍋裏受刑／它受到了各種痛苦／被火燒／被鐵釘／被水淹／但是他們從不抱怨／也不叫疼／因為／它們的結果很不錯」。他從六歲開始寫詩，迄今已經出版了兩本詩集《柳樹是個臭小子》和《月亮讀書》。現在的鐵頭十三歲了，依然作品不斷，他說自己像是

老母豬一樣地高產，我則叫他「活在詩歌裏的男孩」。

我本來很好奇，一個小詩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？可是前不久，我有幸看到了他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樣稿，發現原來小詩人的成長和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一樣，都要經歷成長的陣痛。不同的是，小詩人會把成長中的感受敏銳地抓住，把經歷的那些思考和掙扎都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下來。

剛剛十二三歲，從小學跨入中學的階段，又長大了一點，意味着在人生獨立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點。這於孩子來說既是一種挑戰，更有一種里程碑式的意義。來看一下鐵頭筆下的小學畢業——《地平線，了解一下

》，「我的胳膊上長出了一條地平線／一邊是黑暗／一邊是光明／想問我怎麼得到的／我是不會告訴你／因為地平線很難得到／小學畢業／要經歷同學之間的嚎啕大哭／還要去三亞／經歷幾天集體生活／才能有這一道／地平線／在身體上升起來」。看小詩人鐵頭的視角，他這樣去理解身體上的「曬痕」，賦予了平常事物在成長中的特殊意義。

在成長中，孩子總是有很多煩惱，他們會質疑父母的權威，不斷為自己爭取權利，也會思索人生的意義。在詩歌裏面的鐵頭「必須按照巨人的方式生活／吃的東西要很多／脾氣很暴躁」；面對作業，也一樣想要拖

延，甚至就想當「一本發呆的書」；抱怨愛嘮叨的媽媽像是外星人一樣「能量不穩定」；有時甚至想要篡權「當爸爸」。但是認真起來，也會沉思。

例如《假如我是一把刀》這首詩，「假如我是一把刀／不能殺人／不能削水果／也不能宰殺牛羊／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／最後／我跳進了水裏／變成一塊廢鐵／永遠的沉睡下去。」他從「一把刀」的奇特角度，展開了對人生價值的追問。接着在《大海十九問》中表達了他小小的心靈充滿的對這個世界的疑惑，最有意思的是這首詩的結尾——「大海，我的話問完了／要殺要剮隨你便／大海說，我只想讓你／在我肚子裏游個泳」

。在詢問了大海諸多重要的人生問題，幾乎要仰天長嘆的時候，最後的舉重若輕，特別老練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《一個人走》這首詩：「周日下午一個人去學校／不用爸爸開車／也不用媽媽送／一個人走向孤獨的地鐵／拖着我的行李箱背着書包／迎着十二月的冷風／爸爸媽媽望着我的背影很傷心／以為我也很傷心／其實我很開心／就像一隻狗／終於回到原野那樣」。這首詩看得我百感交集，它提醒了我們，孩子在漸漸長大，父母需適時放手。

在這些詩句裏，我看到一個調皮的，活躍的，有時無厘頭卻不乏思考的小男孩。

原來活在詩歌裏的孩子就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孩子一樣，真切而努力地生活着。

這種詩句裏傳遞出來的真情實感，這種真實性，是鐵頭帶給我的感動。